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九

糾劾類一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省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間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己之私遂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

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君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閒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不可
不豫慮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勑旨不
口已行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　天之力若無訕祟之
何者臣何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蒙蔽忽
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　朝廷獨
未知耳臣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響從善如流向
有一得之愚陳于前者必覽其言之有理而必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此其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
泄不厭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以是轉

矯詐致此也曰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三得而悉之乎

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者見之安知不有黨文

者為文姿匿被劾之條洸索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

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和成而 旨且以訣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有疑乎夫謂已有旨了則文

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

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己罪甚為矯

誣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一廝役李鳳陽而

已耶李鳳陽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內矯 詔

獄以制人在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奪言官以奏擾臣恐

死其勢盖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呈
發文家人之罪文洪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此之去曰此
狀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
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責林俊以違旨之試于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耆舊邪此皆其壅蔽之漸而　朝廷之上有
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登臣言念臣非譬文也
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嗣帝中文間
而有過舉也用臣言之請斥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
生之德為文求全請歐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

八[illegible][illegible]文辭　愆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人言不及文必

[illegible]述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糾劾近倖疏　章僑

先是東廠太監尚景賢發受民人趙紀詞狀　奏送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鄭九皋等一千人犯拿觧来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出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同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奏對等上右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康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静也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厰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内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

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鋭張椎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横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鋭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歛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而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驗

書復嘉九阜錐屑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
虜之殆實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　朝廷名器失
士大夫心罪囚會遇赦書等咸謂景暘以安靜聞不應有
此罪繆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惡者將誰
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蝎豈景
賢獨不之知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搜
洮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
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
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
在蕭墻之内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

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矣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稱靜不如是也向者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拏一官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與羅織之漸業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虧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斉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開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補　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

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擊下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
郭九皐等一千人犯改付錦衣衛問理速嚴差遣天下
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
無使箝天下之口謹題請 旨

嚴禁令以杜奸欺疏

章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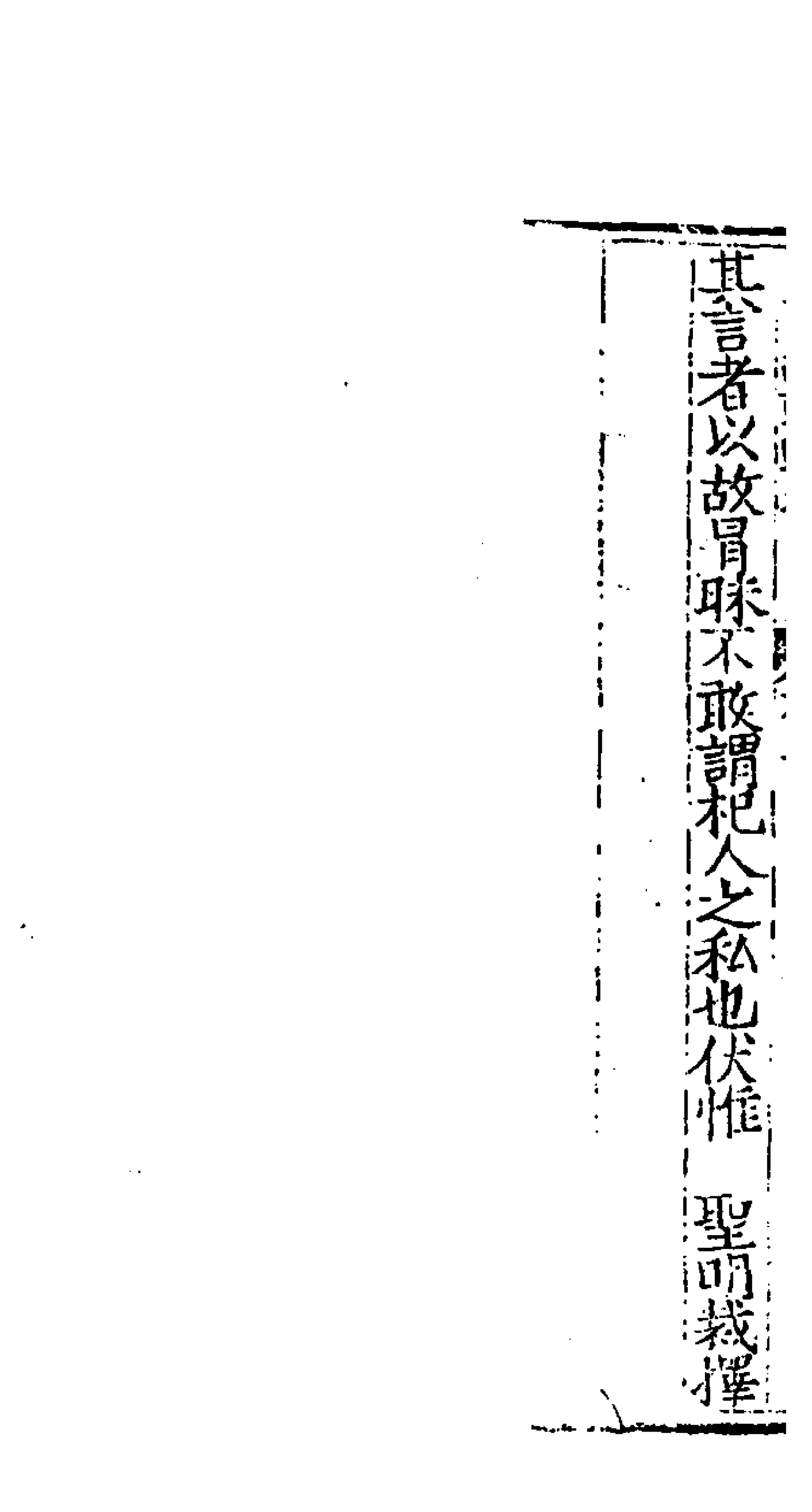
邇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内外使谷大用奏爲懇乞
天恩司香幽縶以便誅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
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爲此其所感
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哉其爲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
早辦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豕蹢躅之勢豈一大用
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内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入

黨之宄釀十年之禍而污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一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
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
百計蠱惑離閒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
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任聚降
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
也禁其黨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
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徐和劉養等相繼進用
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卒賴 先帝但罪惡深

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斷無豈容貴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調的則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於雷霆凛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瞷何所倚賴故違 詔旨而敢于陳乞如此叙 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御前復欲誤 先帝於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毋欲不忘一邪先發群

兊競起擅久價之毒而甘心於蹊路豈不但一大用不但如
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那謀耶且今左右諸
臣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將共選僕從將小
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釁致彼復亂
天下將米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諸
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
選讀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甚罪遠
去老死牖下未為不幸頃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
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貧
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緜緜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權門乞

哀怨家致佻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近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
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申嚴
號令　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
谷大用等前項罷閒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　新政者
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
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
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



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外偶見內臣集有百餘人塡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聽聞諠擾回見衆內臣擁揉於巡察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官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畏　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

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出義男許義私自淨身投入　皇城令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參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入既已具　奏即應候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衆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臣　掖門係　朝廷嚴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內官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然　掖門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必知之盖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絹服毆打皆此太監之所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于蔑視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臣左右殆恐不可況漸不可長亟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伏望　陛下興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不識閑防先事不能寢朋姦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紛之策自激此變實切愧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　九重延接近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從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壞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伍日夜　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造烟火進　上臣聞之不勝驚駭矣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跡臣固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叠見宗家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譏巧以蠱邪思無以悅　陛下

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況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硏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後隳之事皆投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　內官監奏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今日正當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君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煙火之娛為細故不

足以為、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面誤　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閒張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富而遊觀喧擾男女混雜淫佚之俗莫此為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勅下厰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斥姦佞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臣備員法曹歷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鬬毆姦盜等事是皆冗瑣末節未足深究獨恨　國有大姦根據　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　社稷之安危履霜堅氷不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售不疑橫肆貪饕條其無君十五事臣常仰羨其人之幸乘今為法司官乃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睿學好問昔在

藩邸時蓋已傳聞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釐革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是以黃童白叟莫不延頸以望太平之治奈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用田顯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閒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陛下以為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招晚年之悔宋徽宗崇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北虜

之禍至今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
之所王事道教爲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爲仙而保享太平
於熾盛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也彼輩不過爲要
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壞蓋邪正
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可長大臣科道交章
論列皆忠悃誠恒爲　國深計者　陛下每日知道了而
群小之胡爲自如也故崔文自以爲得　君既專莫有能
捍之者矣遂肆行無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
城夫有身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
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僕東道御史劉

覈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拘執李陽鳳等追究
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往失其 奏認罪以逭萬一之
誅柰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奏奉 傳帖取刑部人而
付之鎮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書
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什之之忠於文帝耳什之之為
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
欲族誅而求之從雖申屠嘉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
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曰舜
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皐陶之法今刑部按治一內豎家

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俊郎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是必崔文巧佞譖愬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違　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術學義以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況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況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狀以昭　國法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漢之文帝皆崔

文爲之也即文之所爲褻悔 宮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人扼捥鄉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兼有之又不自以爲罪方且假伏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略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 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 國家之利周用田顒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爲之慮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 留神省覽奮發剛斷 一正宸心乞 勑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

田顒蔡秀左道惑　君之狀迸誅殊域無爲　君側之害必欲招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文義舉也仍　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奏　請必付法司擬罪無幾　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慼罪之至

除大奸以信號令疏　　林鉞

臣切見司禮監太監蕭敬一本暴白是非辯誣枉乞　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之列伏乞察誣枉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　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朕嗣位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不允所辭榜文便著收了各該衙門不分是非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著回將話來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俯

從各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頒榜文四方俗化丕有關頼不獨指揮使孫洪之跡聚列蕭敬於逆黨而天下咸知蕭敬即未敗之劉瑾畢真也 先帝嫉怒斥廢私第驗之錢寧廖鵬二准王獻齊佐陸完諸奸之繫獄既以咸服得贓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十數元惡顯有徵證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帝時因太監劉養得其金七百兩屢揑寫 先帝旨意故為御史唐鳳儀參 奏云脇甚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枚刺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文都察院 題覆云明受吏胥之贓故賣 朝廷之法情罪既彰於獄案姦欺悉洞

於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姦黨之魁豈謂枉誣之邪往歲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之蓋其姦謀之深黨援之衆具見於當時孫洪之疏禮部之覆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時請辯而隱待於後耶賴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通行出榜申明禁約今後再有私剏庵觀等院私度僧道尼僧女冠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欽依事理臣子豈敢擅妄增減一字耶如部院之臣慴惴權勢泯去其名不唯取戾 國憲

是知有蕭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暴白
申明故在榜文須掛之後盖特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
陳疏而輒擅取榜文一道以觀盖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
忌實著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懼
陛下傾寵之過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擁其不知而收取之
偽陳辨疏佯哀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
諭眷留着令收榜切責部院回話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
不知其緣是取威天下令天下知其勢之能轉移乎天子
與明其尤得君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
民咸知以蕭敬之故遠近實傳必相畏曰蕭某權勢傾軋

中外雖在左右親信者咸莫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
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尚書毛澄都御史金
獻民係望於時皆悼勢內顧持位而不言是　朝野唯知
有蕭敬大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遵布號令以執撫
臣民而歸之治易曰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書
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不信一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徇蕭敬一人之
私情以廢天下公論反令敗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
以共制　臣見揆姦之輩將躍趨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
將擾而無固志不軌之徒將輕令以捍法網關係誠切重

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戮蕭敬以警懼姦黨仍乞

勑都察院須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

方臣民之心臣不敢愛生避禍焦心冒昧陳　聞

消姦黨以重朝廷疏　孟奇

臣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特出入逆瑾門下差往江西肴事得貨數萬面見逆瑾而有重寶八斗之餽駭人心目比時宣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要語賂　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

太監錢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廖鵬又何人哉以太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彼數大家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勳紀太常世業奇懷前徽未遠乃姻婭淪雜罔計厮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穴於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䩄顏志士聞而傷心舊耆為之歎息蓋髙門降衡實自己作而幾先辱親於是為甚自 皇上中興以來亡允邊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潜居都城市列 禁地鑚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日後之幸復若其謀遂成則其

禍貽細此風不剪弊源益開點世歷家將遍勳戚伏望

皇上負扆興懷思清汚俗將年宣取回閑住將一切姦黨

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之下豁然清謐

若夫勳戚之家敢有從前貪利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

官直言糾舉及緝事衙門訪察拿送究治離異仍通行出

榜禁約如此庶使已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媾之黨寒心

於將來矣

逐憸人以端治理疏　張原

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側聞綸綍無任驚惶晝夜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番不道之誅我　太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邪　陛下昔在

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敵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
自即位以来凡江西逆黨之所招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
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
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己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 溫
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
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抑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
不安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
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

上下相疑恐非　陛下之利敢乎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宮分置皆有其人況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夤緣希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說或　陛下時一不察誤聽其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奸則敵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敵之去留以為起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　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去之不去敬則愛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　宗廟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禮監勢掌不可無敬今

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伊月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而諂人以陰憸而賊物歷年已久吏事頗多精慮設謀最深且熟眞所謂老奸巨猾也自成化年來累被言官論劾略不畏懼退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禮成止見其八嘗且疏請陳旋即復爾自止觀其意祇欲以壓服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龍

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囊橐積貲甚多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召權被人論列彼乃稔惡不知悛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為保固寵位之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為苟圖富貴之資而不恤壞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有此輩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緊 陛下勑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勑內府內臣以後

敢有代敬請托賔緣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暗長於投間抵隙之時姦黨無復翹首跂足於衣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壞　陛下之事亂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乞黜貪縱内臣以昭　聖斷疏　王忬

臣伏讀　詔書内一款緝事衙門除人命强盜機密重情等項重事許其訪拿奏治其餘軍民輕犯係干有司掌行者不許一槩擾[illegible]茲誠　王言其幽隱不遺之照　宮府一體之公具見於言表矣臣職司糾察不能先幾摘發以仰贊　陛下平明之法致勤　睿慮方切懷惻然　陛下言既及之而臣更默無一言是臣負　陛下之罪愈重也是以敢終言之竊惟　祖宗增設緝事衙門非為便於操切也良以　輦轂之下軍民之雜揉難齊而貴戚之豪强難問文吏之法或不能以痛繩而外庭之言有未易以悉

遂于是竝置緹衛專督訪緝統以　禁闥宿衛之臣蓋以親軍爪牙之士凡係緊關重事聽其造膝奏行譏伺非常逆折姦究固知重權之不可以輕假而防微之深意蓋亦不得已而然也柰事權既重則擊斷自由羽翼既成則倉卒難辨內有無賴悍夫妄希賞格或潛種圖書以陷人妖言之律或暗投贓仗以入人強盜之科鍛鍊之獄既備文致之罪必明法司雖知其冤往往不暇反異其他一遭拘執則家立破碎幸脫陷穽則身已傷殘叫號莫辯於　帝閽痛憤殆徹於骨髓是　國家防奸之門反為長奸之窟矣此弊相沿未之有改恭遇　皇上乾剛獨運屏絕私昵

以故歷年任廠衛事者稍能禁戢其下不甚縱恣夫何東
廠自黃錦之去繼以宋興而京城內外之人始囂然有不
自存之態莫不思錦之安靜而畏興之淫威推原其惡豈
自今日始哉臣聞興之為人狡獪有餘貪婪無恥負扒子
之醜名挾中人之忍性前任北樑則剝削脂膏以遂其鼠
竊狗偷之計近督東廠則鉤引事端以成其狼吞虎噬之
謀臣所不及知知者未敢輕　瀆姑舉其罪狀顯著者言之
如房山知縣王崇學妻稱廣幹偶窮治部民不法遂被納
賂興門招撫人命數事逮捕本官至京羅織百方一無所
坐轉送鎮撫司竟得問擬復職夫廠衛事體相關使叅驗

果真則何緣自爲矛盾使參驗無實則何得公肆欺誣此
興惡之可知者一也又如通州知州蔡椿素號怯懦尤被
凌侮虎翼異群聚狂譟入州縛吏胥於庭杖捽判官於通衢
衆情洶洶莫測其故傾資哀獻纔得放回夫州官居民庶
之上使罪可奏 聞則不應輕自釋放使罪可釋放則不
應擅自笞辱此興惡之可知者二也又如各省觧户以萬
里轉輸之勞供 九重軍 國之用倍加優恤尤懼不支
而興方利其孱弱之莫可控也陰結棍徒首告分遣黨與
窮搜非指稱花費爲由則揑作包攬名色備極拷訊逼取
囊資官課未必能完而私門重以借揭臣恐將來遠方之

民悍於解納如徙棄市者矣此興惡之可知者三也夫以
聖明之世而興之無忌憚一至於此使在 先朝則其
玩弄威柄又當何如哉臣是以知漸之不可長也然倖宋
興官以貨求柄非公選溪壑之欲難塞盤據之穴頗深屢
及縉紳每流戕輒恣刑逞志上有干於 天和誣 上行
私大有傷於 國體眞不可一日留以任事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亟將宋興罷黜以為內臣生事擾民者之
戒然幾刑獄不濫而和氣歡洽京邑肅清而四方瞻仰矣

黜奸閹以清弊源疏

鄒應龍

該臣同光祿寺少卿君樂舜題奉　欽依於本月初六日未時　方瀝壇省牲時聞傳呼擁衛聲勢甚雄乃東廠太監馮保將行禮宰牲也遂昂然用導引官引入臣等傍侍保正面焚香衆畢保云打牲始事畢而出臣竊疑之臣聞祀事莫重於犧牲故　祖宗定制牧養有所主牧有官其祭之前期本寺堂官洗滌之矣又遂日差各屬官看之臨期　聖駕親視之矣又　欽遣大臣輪看之及期又　命本寺光祿寺官看之其重如此夫既重其事則必慎其人固未有　命刑餘之人入壇掌禮如鎮守監督等事　欽

差也倪或以東廠職司詗察　朝廷恐外臣供事不謹故
命內臣巡視如此止宜在內巡視不當專差行移使臣
等受　命省牲竟未少效趨事之勞惟一從傍伺候於彼
即趨　朝復　命曰省牲畢臣等果誰欺哉且此舉縱出
權宜然保則非其人臣誠不能與之共事也夫保之為人
臣不知之然臣去歲待罪大理寺左少卿時五月內　先
皇帝　勑太監黃錦會同三法司官審錄錦固空心公審
一時獄讞稱平惟至一重犯內官陳憲則法司官未及一
言錦亦未及一鞫　唱名校尉遽大聲曰陳憲情真傳呼校
尉亦大聲曰陳憲情真衆顧錯愕諠譁急遽中不得一措

辭錦亦照首報聲急注於○○ 題稿下曰情真僞而外門隻
號之聲震天矣夫寃憲妄呈離敷一時相傳以爲寃案件保
保心銜之故因不相干事乃嫁禍以洩其忿也此事 内
廷知之 臣實未敢以爲昔無獨怪夫當會審時他犯之審
斷皆由衆官而惟憲則下人混傳若誘謂做成圈套者時
刑部尚書黃光昇當堂將辯理之言方出而錦揹他事以
亂衆聽遂不可易稿矣意者錦以憚保不敢與抗而衆校
則夙受保之賊令且畬錦之下即保矣故相逼成之如此
因致 先皇帝德意有未究焉可勝恨哉夫逆莫大於誑
人主橫莫大於竊 威柄狠莫大於殺無辜保果何如

人哉即今恭遇 聖明在上陳憲已蒙 恩赦而保之奸
惡竟無有發之者蓋言官未必知內使實跡而內使中又
如諺言兎死狐悲物傷其類者臣不因會審亦無從知保
也以故保今不但倖免而已又蒙 命督東廠保其何幸
耶雖然保固外貌謹慎今管廠頗能安靜若無顯過於
國家而臣乃發隱過責若是何也夫臣聞之小人之固
寵也不先養其聲譽則 上之信之也不篤而任之之意
或可搖小人之肆惡也不愼密其機關則人之防之也既
豫而攻之之計必先發保素恃小才變亂是非善竊 威
福以報恩怨今 聖明初政未蒙 親信根基未固正養

要之時而救弊除奸者勢也他日一 寵任隆而權關繫中外多言矣 社稷蒼生之害可勝道哉臣故因今日祀典一事懇乞 聖明一以正禮制一以清弊源者此也夫保嬰虎也懷不測之威而又挾詗事之權自今必中臣以奇禍矣雖然臣不畏也臣不避也伏望 皇上察臣一念遇討 特賜察納恪遵祖訓正於是 去留斷自宸衷臣愚幸甚 社稷蒼生幸甚如臣與陳憲有一面之識有一言一事之交臣甘當重罰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聽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于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鮮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
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將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孔彭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
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
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
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祀　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
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類然　朝堂之規模
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
中府居紹康而嚴世蕃則居相府廊房廻繞萬間店
舍環坦數里招四方之亡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富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西鄰豪奴之擬乍誅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僭濫侈靡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 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至群居所衣皆纖縞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蔑綱常從古以來未有擬其淫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殃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聚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

術並夜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鄭宣三劉相譚洪斗文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兒巧兒則被其戮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中俱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私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

江一之妻嚴來道古鄒艮六之婦或接人投擊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皆居續嚴燮之傷徐良謀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糧者則有嚴寶之騙陳贇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濟之騙彭稻也有嚴進韓之騙鍾發潛也有嚴選孝之騙楊六俄也有嚴珍之騙鄒萬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勸也有嚴積之騙彭穗也或奪人之荒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求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忠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勳之害者王璠也被嚴珍之害者黃發也被嚴漢二之害者林紹衡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一之害者

讒誅也被嚴嵩之害者張文雅也被嚴志之害者朱賓王案也被徽藩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孔彰之主謀攻露者已如斯而隱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田産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未告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官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至鵠思鵠濃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援之于進濃無異故今日民苦于

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其江廣閩楚山谷之賊皆逆
彼家積世耆感觀賞賽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
在世藩則在山賊矣況世藩包藏禍心已著於往　例之
日臣又請而賞之伊藩與械妥懷奸念今籍沒其府則有
咀呪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語況其河南布政司是伊藩
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非陰結於內者嘗世藩也世藩受
其賄賂金十餘萬而乞其罪故與械收逆其狂背之志及
聞世藩尚遣而與械之望已孤遂送樂工三十餘人至其
家倒賍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藩討殺此中外大小臣工
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宦逆之門數

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與楧又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若賴 聖明英斷早發與楧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陰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交謀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豈存沐 厚恩猶懷異念況今怨望于罪逐之時乎況今不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斲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illegible]亦其殃猶有餘辜若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之惡得無罪孔子

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聞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誑上也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有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責明見微也且古莫及矣嵩又怙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

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近
奉　旨拿問伊孫肖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
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
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
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及世蕃之去
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
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兼伍而曰
在伍孰能當罪是衆簡服狀尚猶粧餙無忌茲又非嵩之
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詐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
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許寃哀

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誘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恐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勑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須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拏從輩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勑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插[illegible]孔明正典刑以謝萬

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
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滿千萬萬則籍沒以
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逆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
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
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粮曾否豁免今袁州一府四縣之
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
則緊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
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
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苦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
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梁要在安良豈特地方一時之

皇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宦感
激知遇蘇軾張濬等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耻此犬馬
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午月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
切恐懼待罪之至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愼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如故有治之君好善 固篤而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未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然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眾繁有徒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之權烏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卒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繼之以公好惡以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進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會參府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
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
容而禁伏姦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光以平天下之道不越
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
以無所補益為悲然竊觀時事君子曾參之說正今日所
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觀邇者御史曾
翀等感激忠鯁忘其危辱糾劾群小鄉龍章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
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奸詐如大開言路意汪鉏者雖
欲遏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與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

張廷玉翼然必有所畏而不敢逞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擬言

於部曰若欲去他須官先去我官亦爲飾說悉如讒矣一

時讒傳送鋐驚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爲蒙

蔽者以然之不能察也今 利我御極離照中天猶且無

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爲何如主耶鋐固自所無而今僅

有之奸臣尚欲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察其忠之奸幾昭

白情狀罪彰必爲 聖明所燭而迸逐豫竄即所必加大

奸數語實天下之禍矣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一日繳入本科聞鋐復本已下

臣即往吏科觀之伏讀 御批甚正鋐之所罔而各處

之使群邪震聳四海徐觀臣徵其喜懼不覺舞蹈嘆曰眞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
源澄徹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鉞罪止罰俸
一月此固王者亶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
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
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
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復益將逞謀用
智誣 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壞然後從而處之甚不
過一死然民禍已極 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
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鉞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數

亦極矣何不毅然遠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
哉況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者取之以律
鉞則鉞之誅豈不速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罰敕法豈
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亦成
固無不至然鉞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
居不可化而入此人賞之可使為善壹石而後罰之可使不
為忠臣觀 陛下於鉞眷顧于大臣之中擊豪傑之任排
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廕以子孫其
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
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不匪躬鉞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恐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宜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陛下將無以銖黄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絶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賄　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録今鉞於部事辰入申出罔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黨群小憸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能祗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

類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緒兼舉公
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上書之害
敗亂之兆况不忠如鋐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鋐不
丞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烝旣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
違為福禍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
一日萬幾鋐之抑揚措置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
矣然則　陛下欲得其才以臻治理詎可不汲汲於銓曹之
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
正月期當考察十三年冬正燕官入　覲之期鋐身斯任
其當知所欽飭亦明矣臣于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

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撐駕座船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皂官快迎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非鋐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眞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債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歹以窮絕驛分厭之多至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復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

之崇豈義 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
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頓異耳欺天罔人負 君誤
國臣之不知鋐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照覆
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鋐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
乎進退之機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决矣夫臣家居三載
入科所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鋐者也臣聞君之所
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
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文聞一忤鋐者則立中奇禍不
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
暇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鋐之必去為快以去之

不速爲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枉門開胥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爲天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樂乎則臣亦焉能默然以爲容恐然自便矣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鉉亟賜斥逐以絕姦謀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于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知兇惡之斷不容乎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聖朝之爲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罷黜奸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難極匪大柄以馭之則姦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務美當時垂休百世必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總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　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悪以叫大位亦既暴白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恥強辯飾非靦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　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

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恥之節甚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恥自勵當不惡人言被遷誠懇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略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鋐當　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亂政之狀極於奏辯之辭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

實不勝憤怨其汪鋐黨惡諸臣　恐言之臣不敢獨惟觀
其奏辯之疏必欲亡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根
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為神奸鬼蜮窟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
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鋐甘心為之決裂甚矣其辯諸
臣劾己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
日果亦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
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
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
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爲辭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
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

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連上書言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鉉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忌憚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諄諄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自而勉方為善有所畏

而不敢為惡今鋐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鋐貪昧無恥蠅營狗苟梐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為善耶何其不忘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駭異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覩也今鋐欲取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鋐之疏其姦惡無恥具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所觀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

加于小人臣觀汪鋐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
仰承 陛下之休矣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
汪鋐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
層皮鋐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令復蹈之是 陛下之所
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
許論辯所以防姦微獘 祖宗重禁之令被劾論辯實
自鋐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
鋐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蹤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
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

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保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姦欺之意不過欲媚假　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欺之意不過欲媚假

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徙作　陛下嘗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今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

由前觀今則汪鋐敖鄙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棧纍禄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胥大位列 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首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恥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恥而風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恥漫不

知為何物者汪鋐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日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怪談笑如故掇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姦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益傚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極故臣欲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又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須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鋐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

耆老成康靖公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工如有貪佞無耻如鍊章者決不容于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糾撫不職臺疏

朱伯辰

頃者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駭聚　朝臣士莫不相顧驚愕嘆詫不已皆謂文華何以堪此擢何遽至此耶夫鄖陽重鎮界轄奥方方今首惡未盡正疆場有事之秋而乃擢僭倖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久不齒於士論徒以其微涉浮詞濫叨甲第初授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其佐州善狀無聞貪聲愈著鑽刺賄緣遭遇京職未及數年游至通顯然猶謂

其所居此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省得遂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於六卿又繼此而長于六部亦將循資而躋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有能濟其惡者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翼焉則害將益烈鄖陽之民何罪哉矧遐徼鉅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表服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司趙文華邪媚鄙夫汙庸末品銓任不謹即考察而論官鐫刺通神遂夤緣而復進部署有遷通參未久即出撫鄖斷于常貴

之場可知競奔干排斷之路孤媚援攀憑聲勢而饋賂日
章蠅營狗苟恣貪饕而靡恥盡退鄉黨無稱縉紳共鄙縱
居閒散之地猶為汙玷於班行加茲臺憲之重何以克堪
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
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頻望回
護後使之靦面充位又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
行推舉才望相應者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于濫觴而
邊方綏急為有賴矣

明國法以絶禍根疏　林潤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刼皆土豪巨室以為之窩主有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匿死迹涉可疑臣隨答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劉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鉅惡龍文挾衆自衛竟致脱走聞又投入世蕃癸亥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遞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滅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大宥以不死如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激辦生沒身圖報可也乃敢自恣反懷

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
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
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耀居常則擅著蟒衣妝女環列
且招集惡少出入驩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
要皆多彼之黨矣世番之恣横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
為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
俗莫此為甚聞鄉里今含冤無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
以造屋為名聚衆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
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
臣申聞上司解散而止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横惡夙著

於平時狂悖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甫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亡命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收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測禍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遁該衛仍乞行各着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絕而 朝野寧謐矣

糾貪墨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糾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採群議不忍隱默故舉其人併條其贓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

慶塩法蓋因　内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
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体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我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蔑　憲典罔法行私
所過屬縣掊剋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
三百各有遞等其塩運司則無筭焉兩淮尤為塩商輳集
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
黄球黄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
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龍飛瑞其押送出境則樊瑞
同商人黄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

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塩課不知有增於 内帑幾何而攫入於私槖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鐵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鐵等覊提詢省定罪發附鐵等惧罪具送樓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于乃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惧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應進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千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大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己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賍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

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須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以縱肆及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轢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則劉繼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塲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經置酒久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

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蠹毒不恤怨
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
藉至屢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
擊其形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數必取之於民是浚垂
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
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
兵餉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
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
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斲
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
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懼
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戇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
言自負曠瘝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
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勅
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
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
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為黜元惡究大盜以正　國法事　　方鳳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擅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讐士良魚朝恩董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欺若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剥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氣載史彌遠董是也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蜮之奸日[illegible]月[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

寧勢任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極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况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揔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參將石璽金銀萬兩蕭敬廻送石璽貨物數多搜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遂以奴隸之才污縉紳之

在逆瑾時以逢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遂乃裹瘡散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救援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黠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於權門內則潛入於私帑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 旨查覈每件又查竟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覈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尖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猶以為可赦 陛

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說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內臣之任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筭明白盡其盜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借上方劍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惡者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爲參

言者之戒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